

美国美文

蜉 蝣

人生的一个象征



美国美文

蜉 蝣

人生的一个象征

欧 文 爱默森/等著
夏济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蜉蝣: 人生的一个象征/(美)欧文等著; 夏济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618-950-5

I. 蜉… II. ①欧…②夏…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5618号

蜉蝣: 人生的一个象征

著者	欧文 爱默森 等
译者	夏济安
责任编辑	张广勇 特约编辑 许彬
封面设计	烟雨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址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021-63875741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科印刷厂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9
版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618-950-5/C·124
定价	18.00元

目 录

飞蜘蛛(爱德华兹)/3

在八月杪九月初那些宁静清明的日子,我站在一所房屋或其他遮荫的背后,相隔一些距离,刚好避开炫目的阳光,然后紧靠着我的掩护物的边沿望过去,我曾见无数灿烂的小蜘蛛,和闪耀的蛛丝,反射着明亮的眼光;蛛丝有些延伸得极长,有些看来高达云霄,好像要在阳光中焚化,蔚为一幅美丽而动人的奇观。

古屋杂忆(霍桑)/14

回顾我本文中所写的,里面似乎仅是一个夏季的拉拉杂杂的回忆。人在仙境之中,是不知道岁月的;我所住的地方,远离人海的波涛,三年匆匆忙忙地已经过去,可是消逝得一些声息都没有,只是好像在幽谷深处,轻淡的阳光赶走了云的影子一般……最后,我们拣起自己的东西,在我们幽雅的小小晨餐室内喝一杯惜别的茶——茶味清香芳冽,出了钱也买不到的享受,像是天赐的甘露——我们就走出了大门口对峙的石柱子,前途茫茫,好像阿拉伯人似的,不知道下一站的帐篷扎在哪里。上帝捏了我的手,把我从古屋中送出,又把我送进海关里去……

西敏大寺(欧文)/58

那么,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所巍巍大寺不和那些更宏伟的神庙遭受同样的命运呢?总有一天,这些高耸的镀金拱顶会变成踩在脚下的碎屑;其时,这儿决不会听到有什么音乐和赞美歌,只有破拱门里的飒飒风声,伴着着破塔上的泉啼——其时,炫目的阳光将穿进这些幽暗的墓堂,常春藤将攀绕在倾倒的圆柱上;实支答利斯将把花冠垂在无名的坟上,仿佛嘲笑里面的死人。人就这样消逝了;他的名字将从世人的记录和记忆中一笔勾销;他的历史就像是一个传说的故事,而他的纪念碑终将变成废墟。

作者自叙(欧文)/73

岁月增添,游兴更盛。我最爱读的书是游记旅行之类,度寝忘餐读这种闲书,把学校里的正课练习都给耽误了。风和日暖之日,我到码头四周去游

荡，看见船只一艘一艘地开向远方，不禁心向往之——船帆渐远渐小，岸上的我，以目远送，我的灵魂已经随着我的幻想到了地球的不知哪一个角落了。

英国的农村生活(欧文)/78

星期日的早晨，教堂的柔和的钟声，飘过安静的田野，农民们穿上最漂亮的服装，脸上带着健康的红色，态度是愉快之中含有谦虚，以稳定的步伐，在绿色的小径上，走向教堂而去，这种景致，叫人看了真觉得心旷神怡；可是更使人看得舒服的是自己亲手种植的花花草草，各种简朴的享乐设备，也是亲手布置，他们身在其间，怎么不打心底里高兴起来呢？

冬日漫步(梭罗)/94

普通日历书里总把冬天画做一个老人的样子，大衣把周身裹得紧紧的，面对着风雪，可是在我们想象之中，他是一个愉快的樵夫，或者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同夏天一样的活泼。风雪之中自有其庄严，其奥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这种精神把游客的精神也给支撑起来。冬天决不跟人开玩笑，它有一种和蔼诚恳的态度。我们在冬天所过的是更为内向的生活。我们的心仍旧是缓和而快乐的。就像大雪之下的农舍一样：门窗半被隐蔽，可是烟囱里面，烟还是很快乐地往上升。

禽兽为邻(梭罗)/118

看这些云，悬垂的姿态多美，这就是我今天所看见的最伟大的东西了。古画里看不到这样的云，外国也看不到——除非我们是在西班牙海岸之外。只是一个真正的地中海的天空。可是我既然要维持生活，而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我想到钓鱼了。这是诗人最好的工作。这也是我惟一懂得的行业，去吧，我们一起去。

论美(爱默森)/140

天色瞬息变幻，我似乎也参与其事；自然界生动的魔力，接触到我的四肢百骸；我觉得我的生命扩张，同朝风混成一片。自然界用些许简单的风雨变幻，竟然就使我们有过凡入胜之感！我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和自由自在的一天光阴，我就可使帝王的赫赫威严为之黯然失色。朝霞灿烂入帘，那就是我的亚述帝国；夕阳西落，明月从东山顶上升起，那就是我的百福赐和不可思

议的仙子之乡；晃晃阳午，那就是我的英国——常识和理智的故乡；神秘的黑夜就是我的德国——神秘哲学和梦想的国土。

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富兰克林)/154

我劳碌一生，别无乐趣，惟有想起世间众生，无分人虫，如能长寿而为公众谋利者，这是可以引为自慰的；再则听听蜉蝣小姐蜉蝣太太们的高谈阔论，或者偶然从那可爱的白夫人那里，得到巧笑一顾，或者清歌一曲，我的暮年也得到慰藉了。

美腿与丑腿(富兰克林)/158

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以及生活上的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另一种却得不到幸福。他们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因此也不同，苦乐的分野主要的也就在此。

民主教育(杰佛逊)/166

学童年龄尚幼，他们的脑筋还不足以了解宗教问题，但他们的记忆力可能容纳希腊、罗马、欧洲和美国历史上许多最有用事实。有关道德的基本要素也可以灌输入他们的心中；例如，当他们的判断力因受启发而趋坚强之后，就可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去获致他们一生的最大快乐；他们可以知道，快乐并非由机遇所决定，快乐的来源是正直的良心、健康的身体、有为的事业和追求一切正当目标的自由。

诗歌与我们的时代和国家的关系(勃拉恩脱)/174

据我看来，人在世上，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祸福无常，与万物相刃相靡，这就是最好的诗歌的题材，其值得可泣之处，实远胜于想像中的天神的故事。泉水可以告诉我们牛羊曾经在此取饮，村姑曾经摘过水涯的春花，旅人曾经在烈日底下解决过他的烦渴，也曾经为甘醴祝福……

爱德华兹论(霍姆斯)/194

圣伯茨以为科学已经摧灭了信仰，所以我们这一时代杞人忧天之流，认为科学将大有害于信仰，也并非全无根据。一个怀疑家欢迎人也来怀疑他；

理性主义者自己决不独断，可是他尊重教条主义者的固执的态度。科学发达以后，我们手里都有了猛烈的炸药，但是我们只利用炸药替后人来开路；至于现成的建筑物，它们一向替我们的谦卑而又天真的同胞们遮蔽风雨，至今它的荫蔽之功用不失，我们决不会拿炸药来轰掉它们的屋顶的。

霍桑论(梅尔维尔)/241

在乡间公路上旅行的人，常常因为眼前一段篱笆的阻隔，就看不到远处一片最伟大或是最优美的风景，因为眼睛给篱笆一挡，后面广阔的风景就看不见了。这是很奇怪的事。这位号称“苔庐先生”的霍桑，他的灵魂之中也有一片美景，我却到了最近，才有了个鉴赏的机会。

二百年前的新英格兰(陆韦尔)/260

新英格兰的历史不可湮灭地写在美洲大陆之上，字迹固然永垂千古，气象也是一片祥和。旧大陆上各国互相争雄，人民所引以为荣者也只是战争和征服的纪录。这些战争既不能证明谁是谁非，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征服者，也不过在地图上换一条界限……二百五十年以前，这只小船上的一群亡命之徒在普利茅斯登岸，可是他们的文化却命定要影响未来的世界，其重要性恐怕仅次于摩西随率领逃出埃及的犹太人。

译后记(夏济安)/280



Jonathan Edwards 1703 – 1758

约拿丹·爱德华兹

飞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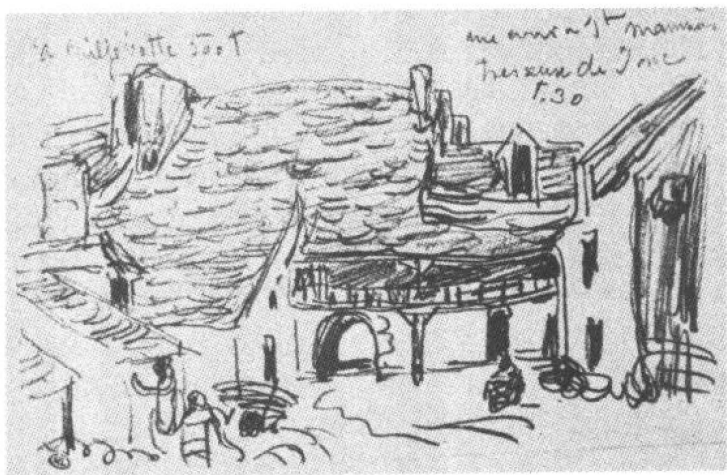
愿此文博大人一笑：

蜘蛛的某些奇异动态，我曾有幸目睹。这类昆虫的一举一动都令人惊奇，其中有些行迹实在奇妙得不可思议。凡是习居乡间的人，都晓得它们如何从树与树之间腾空而行，有时两树相隔遥达五六竿^[1]你若是在八月末梢或九月初挑一个有露的早晨，到郊外去走走，一定会看到许多蜘蛛网张在树木的枝干间，网上挂着露珠，易被肉眼所觉察。一般人都以为蛛网是在夜间织成的，它们似乎只在早晨出现。然而事实上蛛网绝没有在夜间织成的，这种蜘蛛从不在天黑之后露水下降的时候出外工作。但这些蛛网在白天阳光的反映下，也会被留心观察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在傍晚，那些介于人眼和天边的蛛网，恰好反射着夕阳的光辉，看起来就特别显明。同时大家常能看到蜘蛛在树林间腾空旅行，其姿态实难以形容。但我还常看到更能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八月杪九月初那些宁静清明的日子，我站在一所房屋或其他遮荫的背后，相隔一些距离，刚好避开炫目的阳光，然后紧靠着我的掩护物的边沿望过去，我曾见无数灿烂的小蛛网，和闪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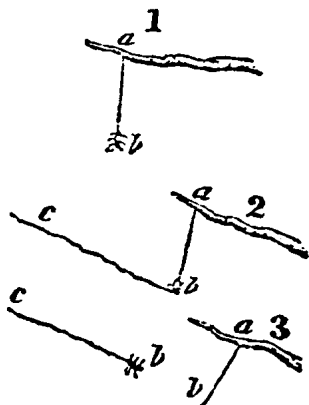
美国美文

蛛丝，反射着明亮的阳光；蛛丝有些延伸得极长，有些看来高达云霄，好像要在阳光中焚化，蔚为一幅美丽而动人的奇观。我站得那么远，蛛网能显现得那样清楚，这是不可思议的。有些蛛网在极远的距离下看来比它们应有之大小至少要大上几千倍。我相信它们所显现的角度很大，恰像直径一呎的物体在那种距离下所显现的角度；光亮的物体在远距离看来总显得特别大，这和观察恒星的道理完全相同。

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蛛丝的尽头常常有个蜘蛛，它带着蛛丝在空中飞航；我总是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欣赏这幅奇景，同时也指给别人看。由于我见过这些，我对蜘蛛可以说颇有研究；它们那种神奇行动的奥秘究竟何在，那是我决心要设法查出来的。它们的动态，我运气很好，常能见到。当蜘蛛要从一棵树动身到另一棵树去，或者要飞行空中的时



候，它先从所站的树枝上以一条蛛丝把身子荡下很短的距离（见图 1）；然后用前足握住它，借以支持身躯，再放出另一条蛛丝（见图 2），蛛丝从它的尾部放出，很轻快地在微风中荡漾，它爱放多长就有多长；假如蛛丝放出去碰着了一棵树的枝干，它马上就能觉察出来，旋即把蛛丝 bc 的一端黏住刚才荡它下来的蛛丝 ab，然后就沿着这条从它尾部放出的蛛丝 bc 逸去（见图 3）。但愿我眼福无穷，常能睹此奇迹。



无疑的是，这些从蜘蛛的尾放出的丝，比空气还轻，因为它们一进入平静的空气中，就会向上升腾；不遇着逆风，决不下降。能在空中升腾的东西必轻于空气，能在水中飘浮的必轻于水，这是同样确实的道理。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空中静寂无风，蜘蛛从尾部放丝出去是极容易的，只要它的头一放出来，空气的浮力就足够将它拖出，长到任何程度都可以。这条蛛丝 bc 的一端碰不着什么树枝或别的物体，它又放得很长很长，以致所受的浮力超过了蜘蛛的重量，或者说当蜘蛛蛛丝的总重量轻于同样体积的空气之重时，那么依照

世界公认的自然律，蛛丝和蜘蛛将一同在空中上升，不致下降。就像人在水底，抓住了一块大木料，其升浮的力量大于这人下沉的力量，他和这块木料将一同上升水面。因此，当蜘蛛觉察蛛丝 bc 的长度已有足够浮力将它托起时，它就放掉蛛丝 ab（见图 3），随着蛛丝 bc 升入空中。如果蛛丝的长度并不太够，其浮力仅足平衡蜘蛛的重量，蜘蛛和蛛丝就会悬在空中，除了被风吹动外既不上升，也不下降。但假若蛛丝极长，其浮力远超蜘蛛的重量，他们就会一直升到空气稀薄的高空，在那儿蜘蛛蛛丝的总重量恰好和同样体积的空气重量相等。我曾经好多次目睹蜘蛛从我手里的一根木杖上像这样随着前面绵延不断的蛛丝升上空去；因为只要我摇动木杖，蜘蛛一受惊动，就立刻会像上述那样腾空而去。如果把他们置于太阳光中，或者背衬着一扇漆黑的大门，或任何黑色的背景，就能把它们动作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惟一难解的是：蛛丝 bc（见图 3）最初是如何从蜘蛛的尾部放出来的。只要蛛丝的头一放出体外，我们就很容易想像：如何由于浮力和气流的影响，它能够放得很长很长。但那样柔细的蛛丝头究竟如何脱出蜘蛛尾巴的呢？蛛丝藏在蜘蛛的体内时，它是一种雾状的液体，盛在它们瓶子似的尾部之内；一和空气接触，马上就化为固体，其质极细，具有伸长的性能。它既是液体，它们放出柔细的丝时，如何能不把液体泄出一滴沾在丝头上，这点颇为不可思议；但这种情形是见不到的，而且也无需见到；因为它们飞行前，只是把蛛丝 bc（见图 2）和 ab 分开，蛛丝的头是早就放出来了的。至于它们如何将丝分开，我从未能看清。那么微细的一条蛛丝介于蜘蛛的大腿之间，实在难以明察。但我深信情



形确是如此，因为它们在放出蛛丝 bc 之前，必须想办法把蛛丝 ab（见图 3）从尾巴分开。后来我知道它们可以用咬断或者别种方法，把蛛丝分截。不然的话，它们就无法使自己离开蛛丝 ab（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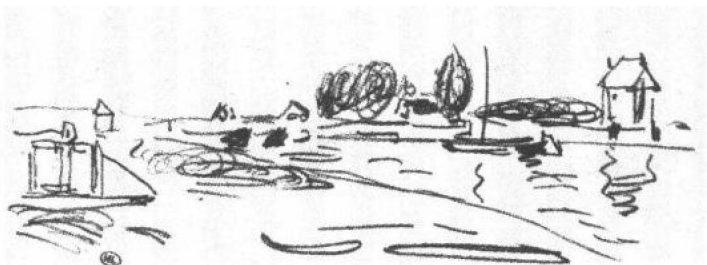
这就是蜘蛛如何于相距很远的树木间行进，和如何于空中飞行之道。我虽说对此确信无疑，却不希望大家听了我的话就信以为真；虽然我能找人来作证，因为我曾把这事指给别人看过，他们也曾惊异地目睹蜘蛛的这些动态。但任何人只要肯用眼睛费力观察，都能对此信服。不过起初观察的时候必须注意：那些耽在房子里、地上、沼泽中、树洞中和朽木中的蜘蛛并不和它同类；只有树枝上的蜘蛛才是会飞的蜘蛛。它们最喜欢躲在胡桃树上，我们在年终时常见各种各色的角形蛛网，就是这类蜘蛛所织的。这类蜘蛛的数目较其他种类的要多得多。

我确信其飞行技能之主要目的，并非为养生，而是为灭亡；因为蜘蛛能飞，最后亦必死于飞。自然演变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发现，但是我们能够找到使它演变的原因。陆上的蜘蛛每年被卷入海洋之中的，其数目一定大得可观。这些蜘蛛只在气候良好而干燥的时候才肯飞行；但无论在此地或别处大陆，只有风从内陆吹向海洋的时候，天气才是晴朗的。例如这儿新英格兰区，陆地位于西方，海洋位于东方，好天气总是在刮西风的时候。我每次看见蜘蛛飞行，总是看它们朝着海洋的方向赶去。它们飞行的时间极长，大约是从八月中旬任何一个有阳光的日子，直到十月底为止（不过它们飞行的主要时间，是像我上面所说的，从八月杪起至九月初）；它们从不自海洋飞来，总是向海洋飞去，终必飞达海洋。如果我们以为它们飞到海边，它们会懂得停止前进，那是不合理的想法；因为其时海岸上的蜘蛛应当比其他任何地方多上几百倍，事实可并不如此。

其他会飞的昆虫也是这样：蜘蛛带着蛛丝在空中飞行的期间，我可以看见同时还有无数苍蝇也跟那蜘蛛一齐飞向海洋；我还看见此时藏匿于草丛中的蝴蝶和飞蛾，也翱翔在超越所有树顶的高空，朝着同一方向飞去。我看见这些昆虫的飞翔，总是在傍晚，阳光并不刺眼，因此无须站在遮荫之下。我常想它们是在寻觅更温暖的处所。

我认为它们之所以要在每年那个时期飞行，是因为它们地面和树上的夏季别墅，其时都开始转凉，使它们觉得不舒服。因此，当太阳暖洋洋地照着的时候，它们就离开居所，飞上空去，在阳光下舒展羽翼，它们飞行的目的，只是为本身安逸，它们听任自己随意飞去，它们发觉顺风而行最为安

Le Canal
Toule de 10



逸。它们是为寻找温暖而飞，如果逆风而行就会觉得寒冷而费力了，因此，它们虽像在用翅膀飞行，其实只是把身子浮在空中，随意飘游。所以无疑的是，差不多所有能在空中飞行的昆虫，和那些生长在树上的蜘蛛，每到年底都将被风卷入大海，葬身海底，仅留下它们的幼卵，待来年生出新一代。

注释：

〔1〕每竿相等于五码半。

